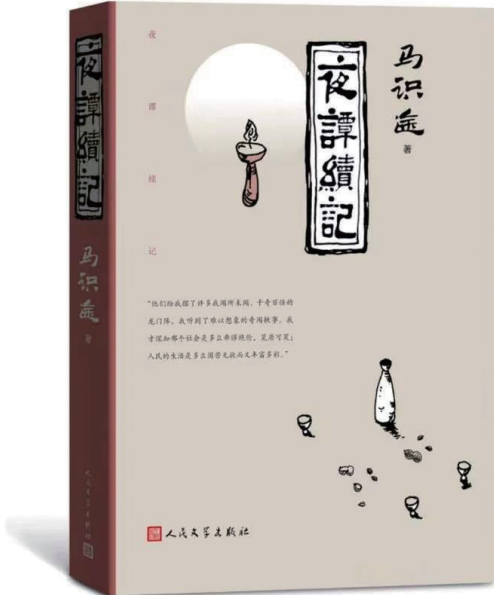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夜谭续记》(节选)

□马识途



马识途近照(女儿马红梅提供)

《夜谭续记》后记

□马识途

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不第秀才 龙门阵茶会缘起

军代表进了衙门，把我们全衙门的人召集起来，对我们宣布：“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了！”我们这些在旧衙门里做过事的科员们，算不算得是人民，真的是这个新衙门的主人吗？我们也不明白。有一点是听得明白的，军代表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反动派，由国家全“包起来”。我们起初不知道把我们这些大活人怎么能包得起来，哪有那么大的一块布包得起来，包起来又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包起来”就是叫我们继续在衙门(呵，再不能叫衙门了，要叫人民政府)里上班，管吃管住，还发人民币作工资。这真是太好了。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工资了，吃饭也是有一顿无一顿的，到头来只听到一句“遣散”，就把我们打发走了。听说上面发得有遣散费的，可是不知道是哪位老爷中饱私囊，半路打劫，我们却是分文未见，弄得来家里一家人掘起肚子干挨。现在新政府一来，却把我们全包起来管吃管住，还发工资，天下竟有这样的新政府，我们谁不高兴？谁能不拥护？

军代表说，我们虽说还在衙门——该打嘴巴，还不改叫政府！——对，是在人民政府里上班，还不是政府的干部，叫留用人员。留用人员算不算得是主人，我们不清楚，也不好去问个明白。但是可以肯定，正如老科员峨眉山人生前对我们说过的，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个衙门，没有科员，就如车无轮，舟无楫，无法运转。人民政府想必也一样，还是需要把我们留下来做坐办公室摇笔杆子的科员。而且新来的在我们头顶上做官的大半是工农干部，看来文化都不怎么高，有个把恐怕大字不识几个，至于那些新参加工作的大半是中学生，也有少数大学生，算是知识分子，他们被送进“革命大学”训练几个月，都分配了工作，但他们好像都不愿坐办公室，下到基层抓实事喂粮食去了。

虽然我们原来写惯了的“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那套公文格式不能用了，文言文也要改成白话文了，但是只要把那些“之乎也者矣焉哉”，换成“吗呀啦唧哪”，也对付得过去。当然要学一些新名词。这也不难，天天学习，听报告，看报纸，都有范文可循。果然还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科员具的是铁饭碗”，我们都被留下来当科员。只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里，容不下我们这么多的科员，怎么办？好在政府跟着成立了许多的局、处、科，哪个单位不要文书科员？于是我们“冷板凳会”里能活到解放的几个科员，都分配了工作，真叫各得其所。

我们六个科员中外号叫砚耕斋主的调到建设局办公室，外号叫羌江钓徒的调到民政局办公室，他们自然都是重操旧业，摇笔杆子。外号叫三家村夫的虽说年纪大一点，但是他有一手记账和打算盘的好功夫，调到税务局去发挥余热，还颇受欢迎。外号叫山城走卒的也不错，调到行政科依然做他的“走卒”，当跑腿的，不再摇笔杆子了。只有我这个外号叫不第秀才的，大概看来比较年轻，文化也比较高一点，继续在县政府办公室里当秘书，当然还是摇笔杆子。我们之中最“有出息”的恐怕要算外号叫今是楼主(他原来叫无是楼主，现改名叫今是楼主)的那位科员了。他有一个当时也是当科员的朋友，就是那个托他保存过《亲仇记》稿件、当时对我们“姑隐其名的某君”出去参加了解放战争，现在穿着解放军制服，得胜回来，出现在我们这些留用人员的面前，好不神气。他参加了县军管会的工作。这位现在姓秦的同志一回来就来看望今是楼主，对他另眼相看，把他介绍到“革命大学”那个染缸里去染成红色，入了党，就不再是留用人员，调到秦同志主持接管的文教局当办公室的主办科员，接着又提起来当了办公室主任。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叫“冷板凳会”？为什么参加的科员都有个外号？这件事有的人读过一本书叫《夜谭续记》的，可能知道，别的人没有读过，当然不知道，我在这里要作个交代才好。原来我们在旧衙门里坐了多年冷板凳的十个科员，穷极无聊，苦中寻乐，结了一个“冷板凳会”。我们这个会

虽说没有到县党部去登记过，算是非法集社，但是我们都是标准良民，安分守己，不敢犯上作乱。我们无非是在每月初二、十六的夜晚，相约轮流到这家那家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说牛皮酢，摆龙门阵，吹野狐禅而已。

在那战乱不已，硝烟纷飞，民不聊生，衣食难继的日子里，我们能有一个这样的避难所、乐天安命与世无争的冷板凳会，也算得是乱世桃源了。参加的人各人取了一个雅号，计有峨眉山人、三家村夫、巴陵野老、野狐禅师、山城走卒、羌江钓徒、今是楼主、穷通道士、砚耕斋主和我这个不第的秀才。我们推举老科员峨眉山人当会长，我做干事。峨眉山人这个会长领导有方，我这个干事也热心干事，我们风雨无阻地按时集会，喝冷茶，扯乱谭，消永夜，乐天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冷板凳会。

只是天不假年，会长峨眉山人和巴陵野老解放前几年寿终正寝了，其后穷通道士和野狐禅师，被号称国民政府的政府发行的金圆券、银元券之类的通货榨干，一日三餐难以周全，勉强拖到解放军进城，但还没来得及享受解放后的幸福日子，就先后病故了。剩下我这个不第秀才，当然还有三家村夫、羌江钓徒、砚耕斋主、今是楼主、山城走卒，就是我们这几个科员迎了解放。

我们这些科员虽然都分配到各个局里去工作了，可是这些局还都挤在我们县政府的这个大院里，我们还是能够天天见面，晚上还能够东家西家坐在一起，喝茶说闲话。于是有人提议，把我们过去的“冷板凳会”恢复起来吧。

“赞成！”这是一致的声音。
于是有一天，我把现任科员们叫到我家来。只有今是楼主我没有通知，因为他已经被文教局的秦局长提拔起来当了办公室主任，再也不是科员了。但是他听到消息后，自己跑来了，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够朋友。他既然不对我们摆革命架子，是我们科员同类，大家也乐于接纳。我们一面喝着我先泡好的一大壶酪茶，一面商量恢复冷板凳会的事。

不过有人说：“我们现在坐的不是冷板凳了，是热板凳，在新社会再叫冷板凳会，似有不妥。”
“对。”另外一个人说，“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那就叫热板凳会吧。”
“热板凳，没有听说过，叫谈心会如何？”
“或者叫清淡会吧。”
“清淡误国，不妥，换个新名称，叫解放学习会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不知道该换个什么名称好。

“这样吧，四川人喜欢喝茶摆龙门阵，我们就叫‘龙门阵茶会’，怎么样？”

“好。”这样才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于是我们决定成立龙门阵茶会，并且要选个黄道吉日开张了。

“不过我还有个想法，说出来你们考虑考虑。”大家公认在我们中间最有革命知识的今是楼主一直没发表意见，现在说话了。大家洗耳恭听。他说：“军管会有规定，凡是群众团体都要登记，我们这个会真要去登记，一定批不准。龙门阵茶会，这算个啥子会呢？喝茶还成立一个会？和现有的群众团体工、农、青、妇，一个也不沾呀。”

这简直是给大家兜头泼一瓢冷水，说了半天等于零。大家都沉默了。

还是今是楼主出来解交，他说：“我不是不赞成办这个会，我赞成办，并且喜欢这个会，不然今天我就不撵起来了。我是说，我们三朋四友，高人雅士，闲来无事坐在一起摆龙门阵，一不妨碍革命，二不伤风败俗，有何不可？但是我们其实用不着发宣言，草章程，选会长，正儿八经地开成立会。我们对内可以叫龙门阵茶会，对外什么也不是，也不说出去，就是三朋四友，闲着无事，坐在一起喝茶，说闲话罢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有没有名称，其实无所谓，只要能坐在一起喝茶摆龙门阵就行。

既然不再正式成立龙门阵茶会，也就用不着草章程，选会长了。但是龙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总

要有个承头的人，或者按新说法叫召集人嘛。谁来干呢？大家还没有等我开口说话，便一致叫起来：“你不第秀才当了这么多年的干事，干得不错，你就当召集人吧。”

我还能说什么呢，当仁不让，我说：“好吧，萧规曹随，我还是按我们的老章程办事，捻捻排次序，喝转转茶，轮到谁就该谁摆一个龙门阵。”

于是我们的龙门阵茶会便这么运转起来。开始来参加的人，就是我们原来冷板凳会剩下来的今是楼主、砚耕斋主、三家村夫、山城走卒、羌江钓徒和我这个不第秀才，已经过世的峨眉山人、巴陵野老、穷通道士和野狐禅师的后代不晓得从哪里听说了我们龙门阵茶会的事，他们都不愿意放弃他们先人在冷板凳会上占有的光荣席位，坚持要来参加我们摆龙门阵的会，并且也各取了一个雅号。峨眉山人的后代取名叫“无名道人”，他说他痴长几十岁，还是一个没有搞出啥名堂来的科员。穷通道士的后人取名叫“觉非道人”，取陶渊明《归去来辞》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巴陵野老的后人取名叫“巴陵后人”，他说他数典不忘祖，自标为巴陵野老的后人。野狐禅师的后人，他还喜欢他爸爸这个野狐禅师的雅号，他不敢称师，就号“野狐禅子”吧。事实证明，他的确和他老子一样，是一个家传的野狐的能手。后来，又有几个新参加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跑来参加我们的龙门阵茶会，他们开初是听，后来也跑到摆，这些年轻娃儿们都上过学，又有文化，在新社会见的事情也多，摆起龙门阵来，未见得比我们老人家伙差呢。我们几个老人家伙都很高兴，后继有人呀。

再后来，龙门阵茶会又新来了一个人，说也奇怪，竟是文教局的秦局长。他大概是听信了今是楼主的鼓动，硬要来听我们摆龙门阵。他说他是文教局长，理合“采风”。我们只得同意。他来了几回，很有兴趣，不过他的工作的确切，没有能经常来参加。幸喜秦局长来参加，不然不得了。后来机关兴起搞“运动”，有人怀疑我们是在搞秘密小组，向领导告了我们的。这还得了，搞不好就是反革命的罪。幸得秦局长出来证明，不过是一些老科员在一起喝茶摆龙门阵罢了，他亲自参加过几回，没有什么。算是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其后机关的“运动”不断，有的人怕惹是生非，不再来了，龙门阵茶会开得也不那么正规了，时开时停。不过还是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尽量维持下去。这样一直拖到那个“史无前例”，才彻底地停了下来。那个时候，“偶语者弃市”，连“腹诽”也是有罪的，我们这些秀才遇到那些到处造反、号称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有理也说不清呀，还取搞什么龙门阵茶会。

转眼间，从迎接解放军进城，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在这说长不长的三十年中，沧海桑田，人世代谢，原先留下来的几个老人多已凋谢。三家村夫在税务局早已光荣退休，在家里颐养天年，不大出来活动了。至于今是楼主，“文革”后，秦局长被调到省里去当什么厅长，他也随到秦局长的高升，跟到被调去省里头去了，后来，无名道人和觉非道人也都相继离开我们这个县城，调到省城去了。我虽然还算健在，也已垂垂老矣。原先龙门阵茶会那些年轻点的，也有人曾来找过我，说想把龙门阵茶会恢复起来，但我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对他们说，老的龙门阵茶会已经真正结束了。

我写的《夜谭续记》终于定稿。这本书稿的创作过程与其姊妹书《夜谭十记》近似，也经历了曲折的近40年，因此得作个交代。

1982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的推动下，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20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于是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找我——我们本就是1937年冬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以后在白区一同做过地下工作，成为朋友——她一来就对我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她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她说，《夜谭十记》出版后反映很好，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我当时就脑子发热，在我的记忆库里搜索，一口气就说出10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韦君宜很高兴，我们当场商量先出一本《夜谭续记》。不久，我就动笔写故事提纲了。

但是不幸的是，韦君宜突然中风，没有人再继续督促我，加之我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

我这一放就是30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理所当然地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著名演员和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银幕，一上映就出人意料地大行于市，听说突破了当时的电影票房。各大媒体，包括互联网，也大加宣扬，轰动一时。于是，作为这个电影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跟着红火起来。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连台湾的出版社也来凑热闹，出了一版繁体字的《夜谭十记》。因此，我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吧。但是，刚开篇写了“缘起”，又被琐事耽搁，转念一想，许多著名的老作家都已封笔，我这个年逾九十、半路出家的作家，还不自惭形秽，去做这件力不从心的事吗？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我忽然被二度授予文学方面的终身成就奖，我深觉惭愧。在颁奖的答谢词中，我说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的终身遗憾是，我虽然经历了百年中国的大动荡大变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少，也积累了大量素材，却因各种原因，没能把这些题材写成好的作品，更不要说传世之作了。许多故事，将随我埋入地下了。

这时，文学界的几位朋友对我说，你虽无力再写鸿篇巨制，但可以讲出一些故事来，供大家用以遣闲时、消永夜嘛。听朋友如此之言，我又动了心思，开始着手《夜谭续记》的写作。但就在我开笔不久，癌魔二度入侵我身，我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家里人为我的病情担忧之际，我却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这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字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一面坚持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可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任何勇气。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就在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之际，我的保健医生告诉我，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我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见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一家人皆大喜，我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当然，我写成的初稿是不能送往出版社的，自然应该再加工进行修改，但是我的确已是百废待兴，虽然还不是气息奄奄，却也真是日落西山，人命维危，且和病魔战斗时也消耗了大量精力，已无力对初稿进行再加工修改了。幸得有两个人出手为我解难，才得真正完稿。在此，请允许我在这篇《后记》末尾再啰嗦几句，让我表述必须感谢的人。

我要感谢——或者说应该说要表扬——我的女儿马红梅，她多年来在服侍我的同时，对我的每篇作品进行文字整理工作，这次又对《夜谭续记》的文稿进行了逐篇整理。我更要感谢作家高虹，她曾是《四川文学》的主编，和我一直很熟，这次她听说我要请她帮忙修改文稿时，欣然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且拒绝报酬。

于我的女儿马红梅和作家高虹合作，对这部文稿进行辛苦地修改。她们怎么进行的，无须我过问，因为我知道她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风土人情、语言俚俗都很熟悉，能做到我提出的四川人讲四川话讲四川故事的修改要求。

高虹对我的文稿某些篇章段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和文字处理。但最使我惊异和宽慰的是我的女儿马红梅，她在整理我的文稿的同时，还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润色。我戏对她说，她似乎带有我的文学基因，但是她却拒绝当作家，我有点失望，却也能理解。

《山海经全集精绘》： 图文并茂探山海

□袁恒雷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由王红旗先生编译、其夫人孙晓琴女士彩绘的分为上下册的《山海经全集精绘》，以浪漫奇崛极富想象力的绘画、翔实的资料与透彻的梳理、图文并茂的精彩解读，带领我们走进这部令人惊叹的奇书，走进数千年前九州大地上的那片神奇的世界一探山海。

我们知道哲学名著《道德经》不过才5000余字，就已经蕴含无限哲理。刚过3万字的《山海经》同样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宝库。只是现有资料还是无法确定它成书的确切时间与确切作者，但这是次要的，其内容的丰富才是关键。《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研读完这3万字后，可以判断的是，《山海经》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历经2000余年，而其作者自然也不止一个人。《山海经》的写作与保管是历经千年的，本书写作起始于帝禹时代，也就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早期开始，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其跨度何其巨大。

那么《山海经》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王红旗认为：“《山海经》撰写者并不关心历史王朝的政治制度及其管理结构，而是关注各地山川物产，远方异国的特殊习俗，以及历史名人望族及其后裔的事迹。”根据《山海经》及其他典籍，比如《尚

水向北流入渭水，表明松果山属于渭水以南的秦岭。这种方位判断法可谓是屡试不爽，“其道理在于，一般来说，从山地发源的水系其地理位置是比较稳定的，在几千年到几万年之间通常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除非其间出现重大的地质灾害，例如山崩泥石流导致河流改道。”而对于山水来说，水的重要性无疑要更高，所以对水系的记忆往往更加准确。

如前所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精绘图书，广泛吸纳了《山海经》研究的诸多成果，为我们几乎全景式再现了这部奇书当中的所有信息。全书依照《山经》和《海经》分成上下两册，这种分类方法溯源于清代学者毕沅，20世纪80年代，袁珂先生在其名著《山海经校注》一书中沿袭了这种分类法，并且袁君直接给本书编译者王红旗带来了灵感，两位作者也很快建立了联系，共同的学术兴趣使得他们可以交流更多关于《山海经》研究的相关信息。本书的出版自然得到了袁珂的大力推荐，袁珂自言：“我主要从文学(神话)角度研究《山海经》，而红旗同志则从历史角度来研究，看法不尽相同。但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我很高兴看到它顺利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王红旗与孙晓琴作为夫妇，能够运用文字与绘画相互配合研究《山海

经》，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二者的成果显然也是卓越的。

翻开书册，我们惊叹于文字之精、画册描绘之神。在每一页的左侧或右侧，用竖线分隔开《山海经》原文和注解。原文直接再现原典，生僻字用括号注音。与原文直接相对应的是以黄色背景直译的文字，此处文字不多做描述，尽可能精确细致地传达原典的本意。而直译后面的进一步解释，就看出王红旗多年研习的功力了，他真可谓做到了旁征博引，将古今中外所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挑选出最契合该段文字的注解吸纳进来，据笔者粗略统计，他引证了近200名学者的相关文章与著作，对读者进一步了解《山海经》的表述无疑有拨云见日之功效。

如前所述，古往今来，开展研究《山海经》的工作已经上千年，光本书的写作王红旗就引用了近200位前人成果，而他研读过的内容必然是更加繁多。这自然是非常必要的，务必是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才能开展创新与挖潜。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王红旗在整本书写作过程中，不断梳理出前人有价值的成果，特别重要的一一列出供读者参考借鉴，不仅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厚重性史料文献性，也有利于读者与研究者们以更加全面的视角透过绚丽多姿的表象认识这些远古文明，而且往往会带来全新的启发和思路。